

「一二·一」慘案死難四烈士

哀榮錄



昆明學生聯合會編印

愛國志士
3.17

1

一二、一慘案實錄

十二月一日上午十點鐘的時候，張大方因有武裝的維色軍人穿著木棍扁担闖進校門，把門口新貼的壁報標語撕去，打爛了烏簷棚和桌椅等物，並追打同學。當時就有多人受傷，又高呼「衝上去」因為有般太高便呼嘯而去。這時張大方面得到了消息，警委會立刻通知同學，作緊急戒備，不一會在曉大門口就發現了有兩三個撕去佈告的兵士肆意尋釁。隨即有佩帶「軍官總隊」字號的軍人百餘人和一些穿實軍服的特種人物到場，揚言要看壁報，不聽勸阻。圍進校內，立即以木棍石塊（有師院同學親眼看見，他們事先在風箏街時，即收集石塊。可知其為蓄意行兇，決非「誤會」）毆打同學與校警，當經同學勸阻，並將闖進校內之十餘人推出校外，緊閉校門，而校外兵士即紛紛以石塊木片向內投擲。後經在校外同學報告：該隊兵士由隊長以口哨指揮。猶衝校門三次雖經校內同學竭力抵禦，但校門被毀隨即衝進士兵數人以木棍毆打同學；幸聯大同學羣起反攻，卒將二人送出門外，捕獲一人（名崔俊傑符號連字第一〇二五號，自稱屬於軍政部軍官總隊，）終於守住校門。此時聯大學生在內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同時有男女同學上樓向牆外解釋，而牆外磚瓦投擲更急，上樓同學均被迫迫下。同時，該隊士兵竟投擲手榴彈。南菁中學教員于再上前勸阻，被炸傷頭部，送院後於晚間逝世。經數次攻門不果，該軍乃由隊長出面交涉，而聯大同學出外解釋時，竟遭毒打，當場受傷同學十餘人（劉泰，魏立中，張君平，向大甘，羅紀行，張福元，吳遠志，陳琪，何嘉榮，黃其道，等十同學）同時由南菁出來勸阻之袁復禮教授夫婦，亦遭毆擊。經數次打衝聯大同學堅持「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主張，該隊兵士乃悻悻而去。

在十一時左右，有四五十人著便衣，攜軍服由三青園雲南支國部祝齊兼宣傳股股長周紳率領進行闖入龍翔書庫大師範學院，至飯廳前院中開槍並投擲手榴彈一枚，未傷人。師院同學猝不及防，推開禮堂窗戶

退入隔壁昆華工校，與工校同學聯合後由窗戶反攻將該特務與武裝兵士等逐出大門，不料彼等又將門打破，即從門隙中投擲手榴彈兩枚，當場有同學多人中彈倒地，其餘同學即退守二門。該兇手等闖入大門後，即以木棍毒打受傷同學，而被炸傷之聯大女同學潘琰，被以石塊猛擊，同學前去救護時，潘琰尚微弱的喊：「同學們，團結呀！」昆工十七歲的同學張華昌頭部重傷。特務等見重傷倒地同學多人，血流滿地，方揚長而去。事後記者聞警往訪時，見大門內樹下有血跡一大灘，並有行兇木棍一根，上染鮮紅血跡，二一進門即有鮮紅血液兩天灘，破碎紙張不規則處均是。院中許多女同學均掩面哭泣，空氣異常沉痛，校門外市民羣集，到處是「這是什麼世界」之聲。

師院受傷同學隨即由聯大同學及雲大醫學院聞警起來之男女同學，以帆布牀抬至雲大醫院求治，將受傷同學安置後，同學退出醫院，又為方自聯大退出之大隊兵士包圍，搶奪銅筆手錶及學生證，並施毒打，當場即不聯大同學高金堂受重傷，又女護士馬靜成上前勸阻亦遭毆擊。

同時十二時左右又有便衣暴徒五六十人闖入錢局街聯大附中任意搗毀，又下午二時許有着灰色制服兵士及化裝特務六七十人，由一家西服店指撥攻擊指東路聯大工學院宿舍，因大門關閉，不能闖入，乃搗毀進西會館，將標語搗去，大罵「打倒共產黨走狗」等無恥謬誤標語，復闖入工學院職員宿舍，任意搗毀，教授馬大誠先生出外阻止，亦遭毒打，宿舍什物被搗毀，搶劫無遺。

同時南英中學亦於二時許有兵士二百左右意圖闖入，經勸阻後方悻悻而去。

下午三時許，記者等赴雲大醫院探詢，先至女同學潘琰病室。該同學腹部中一彈片，腹部亦傷三處，手指已被彈片割去，臥行軍床上，臉色慘白，聲嘶不絕，已不能回答我們的慰問，為她攝影後轉入勞室昆工同學張華昌病室，張同學被彈片穿入腦中面部血肉模糊，醫生手上拿着一支盛有淡紅液體的玻璃管，說是他的腦漿血液已混在一起，業已無救，照料他的同學苦哀泣求，乃轉送甘美醫院，卒於下午五時，在甘美



醫院逝世。昆工同學因奮勇援救聯大師院同學，慘遭犧牲，對於此種崇高情誼，已無法言謝！李魯連同學業已於拾院途中傷重逝世，記者往探遺體，臉上蒙着一張小手帕，搗起來一看，清臉血痕已經紫結，面側向左，右耳盛滿血液，紅色上浮着白色脈紫，彈片就是從此穿入的；眼睛還睜着，他還沒有瞑目啊！高金堂同學是拾傷者去而在醫院門外被毆，重傷留院。院裏護士馬靜成小姐，因為路見不平上前勸解也被石塊打破了頭，我們向她致無限敬意。于再先生係南菁教師，已於當晚逝世。許鯨伯先生以外人士也連累受傷，更使我們難過。

李魯連同學的遺體於五時後暮色蒼茫中經同學抬回校內，女同學潘瑛於五時半在雲大醫院不治而逝，遺體亦經抬回。潘李兩同學遺體置於聯大圖書館閱覽室中。淡淡的燈光，顯得那裏淒清。同學們圍在他們身邊，哀痛欲絕。幾位女同學悲聲哭泣，死者靜大了眼睛躺在帆布床上。往日他們在這裏用功讀書，現在他們毫無氣息的躺在這裏。這裏是靜穆的，可是哭聲傳遍了學校裏，眼淚已在每個人的眼上，怒火燃燒在每個人的心裏。

潘瑛
李魯連

于再
張華昌

死難四烈士入殮典禮記

「一二·一」這五四以來最偉大的紀念日，是南菁中學老師于再先生，昆華工校張華昌同學，及聯大潘瑛同學，李魯連同學，與昆市各學校受傷同學的鮮紅的血所書寫出來的。

今天（一二·二）四烈士的遺體，安詳地躺在聯大大圖書館內，自中午以後，各大中學校教授教師同學及社會各界人士與四烈士的親友家屬，即擁塞在聯大校門前，個個憑學生證或其他證明物件，佩上青紗

RW711492/18

後由大門上的小門進入校內，這直貫的隊伍，直到下午五時尚未間斷。

進入校內的人們，在大門內解囊捐款（四小時中即達一百廿餘萬元）後即往圖書館內瞻仰四烈士遺容。

圖書館的門首，當天貼着一張標語是：「你要這款嗎？你同已死的同學吧！他們答應你，我們也答應你！」兩旁貼着「反內戰」一號報上這念死者專號及增刊，每一個字都充滿悲憤，和復仇的烈火。人們在這些血淚凝成的字句中開胃流着。

館內無一刻不站滿熱淚盈眶的人們，有青年學生，有教授教師，有老太太，有軍官，圍繞着靜躺在花園叢中的身覆國旗的四戰士，很多人在拍照，四戰士的親友分別照顧着遺體，好像是小心翼翼的看護一個病的孩子，張華昌的父親入夢似的坐在遺體旁邊。大家都噤聲啞嘴，生怕吸泣的聲音會驚醒他們。

有的人瀏覽着周圍貼着的輓詞圖畫以及大屠殺紀實的通訊。有一個軍官忍不住喊出聲來：「你們沒有死你們將活在千千萬萬人心裏，活在永恆的歷史裏……」他放聲哭出來了，立刻聲聲捐出一萬七千元支持反內戰運動。

圖書館門前的升旗台上，搭了一座臨時的祭壇，旗桿上升着半旗。壇的兩邊陳放着四具黃紅色的棺木，殮工忙着入殮的事物。四大幅遺像，祭文，輓歌等分列在壇的兩邊，草坪上的人們，在練習着唱輓歌。

下午三時，天上迴布着愁雲，一陣風捲起塵沙，天氣突然變冷了，入殮典禮在沈痛靜穆的空氣中開始。首由司儀人領導入儀，聯大葉代常務委員長，男同學代表，女同學代表，昆王代表，南菁代表陪祭。張華昌同學的父母親吳某的坐在板凳上，周圍靜靜站着的萬人。鳴禮炮後，四戰士遺體一個個的從圖書館內抬出入殮，第一個抬出潘小姐的遺物（他的遺體要火葬）殮入棺木後，幾個女同學放聲痛哭，立不住了，當由抽咽着的女同學扶入圖書館內，第二個抬出于再先生，他的鼻孔內塞着兩團棉花，第三個抬出李魯

連同學，鼻孔內血流未止，床上積血一灘，尙未凝結。將入棺時，一女同學暈倒在地。最後張華昌同學聞館時，張母放聲痛哭，由二女同學扶攙，走向棺前，悲痛欲絕，全場一片哭聲，頑石也爲之流淚。殮畢，卽由司儀者率主祭陪祭進遺容，然後進查蓋棺，主祭人欲言無語，而停止致詞，聯大代表更咽着勉強說了幾句話，說出每個心裏的聲音。是的，他們沒有死，他們活在千千萬萬人心裏，活在永恆的歷史裏，他們爲後死者開闢了鬥爭的大道。最後代表與祭的人在死者面前發誓：「我們不僅哀悼，我們誓死爲爭取民主自由奮鬥到底，我們要復仇，爲千千萬萬無辜的被法西斯匪徒殘害的人們復仇！我們踏着死者的血跡前進，絕不退後一步……」

悲痛緊壓在每一個人的心頭，連輓歌，也唱不出了。每個人都垂着頭，在凜冽的寒風裏，拖着沉重的脚步，帶着復仇的心散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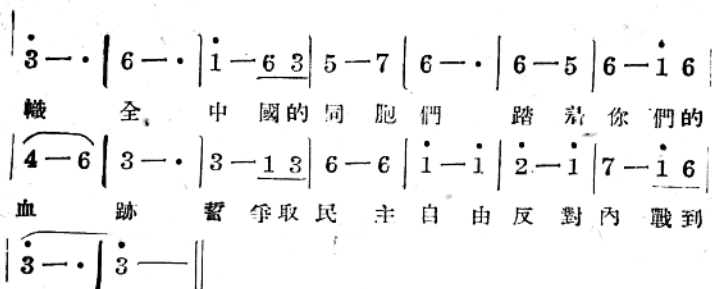
「一二、一」這慘痛而偉大的日子，永刻在每一個青年的心版上。

(完)

『一二,一』死難四烈士輓歌

A小調
沉痛地

3—3 | 3—· | 3—3 | 4—2 7 | 1—6 | 3—· | 3—3 |
 千 萬 人 含 着 辛 酸 的 眼 淚 千 萬
 3—· | 4—2 1 | 3—3 3 | 4—5 | 2—· | 6—6 | 6—· |
 人 燃 燒 着 忿 怒 的 烈 火 千 萬 人
 6—6 | 6—1̣ 1̣ | 7—· | 1̣ — 1̣ | 7—· | 3—5 | 7—1̣ |
 舉 起 反 抗 的 手 千 萬 人(的) 熱 血 已 奔
 6—· | ^f 6 [#] 5 6 | 1̣ 1̣ 0 | 1̣ 7 1̣ | 2̣ 2̣ 0 | 3—4 | 3—· |
 騰 爲 反 對 內 戰 爲 爭 取 民 主 自 由
 3—4 | 3—· | 3—3 3 | 4—4 | 6—6 | 1̣—7 | 6—· |
 一 二, 一 你 們 被 屠 夫 民 賊 兇 殺 了
 (獨白:四烈士受難情形)
 1—7 | 6—· | 1—· | 7—1 | 2—· | 2—· | 2—· |
 安 眠 吧 親 愛 的 同 志 英
 1—2 | 3—· | 3—· | 3—3 3 | 6^{4—4} 6 | 6—6 | 1̣—1̣ |
 勇 的 戰 士 你 們 的 血 要 開 出 民 主
 7—6 7 | 3—· | 3—· | 3—5 7 | 6—· | 6—· | 6—· |
 自 由 的 鮮 花 你 們 的 名 字(潘 曉 張 華 昌 李
 6—· | 6—7 | 1̣ — 1̣ | 7—7 | 2̣ — 1̣ | 7—1̣ 6 | 3—· |
 魯 運 于 再) 就 是 中 國 人 民 反 對 內 戰 的 旗



底

烈士小傳

潘琰小傳

二十九年前的深秋——重九，潘琰誕生在江北一個有名的城市裏——徐州。她的家在徐州是個典型的封建大家庭，而且很有名望的。三十多個人，好幾位叔伯，頗爲富有。父親是一位半開明的封建人物，娶了兩個太太，潘琰的母親是第二個，即所謂姨太太。然而她並非一個時髦女人，却是一個莊家姑娘，做「姨太太」向來沒有「人」的地位的。她第一次生下一個女孩子，已經大大的爲人所不滿。第二個生的是潘琰，又是女孩，因此更受盡潘氏族的咒罵，她們母子在潘家，始終度着奴隸的生活，做着奴僕的工作。還要不時捱受大娘的鞭打唾罵。潘琰五六歲時便已開始懂得了人生的悲苦，有一次大娘又鞭打的母親時，她跪在大娘的面前哭泣哀求才得到那個兇惡



她的小心靈便拼命的跳動。於是設法請堂兄兄弟們教偷偷地唸書寫字，無分晝夜的在門前，油燈下，月光裏，偷偷地用功。這樣，約四五年光景，她讀完了「四書」和「詩經」她能够記流水帳。

童年時代，她的堂兄弟姊妹們，都有上學唸書的機會，只有她留在家裏，做着小僕人的工作，而羨慕讀書熱望求學，她每日她的兄弟姊妹們去上學時，

十七歲了，青春的活力轉動着旺盛的生命，七八年來她讀了不少的新舊文藝作品，一面內心充滿了憧憬一面又直覺的感到淺薄，不能滿足，她希望像她的兄弟姊妹們一樣地上學校去唸書，她已經對家庭十分厭惡，決心做一個「叛徒」，從那個封建的牢籠裏衝出去。在一個暮春的晚上，她偷跑了，可是事情做得不機密，讓家庭很快的便知道了，結果被父親分頭派人追回來，幸得一般親友向祖父解釋：因爲她渴

望唸書而不可得，所以才逃跑。父親還算開明，願意成全她的志向，這才使她進了徐州立達中學。

這是多麼不容易呵！從一個頑固的封建大家庭中爭到了讀書的權利。她的解放，使她從馴良似羔羊的閨女，一變而為天真活潑的野鹿，從抑壓沈鬱的奴隸，一變而為狂熱有生機的青年，她的生命在這時是真的開始了。在學校裏，她用功，也好動，讀書時也像修道士一樣虔誠肅穆，下了課就常常電掣風馳地飛奔向操場，盡情的玩，盡其所好的去運動。剛上學校的第二個月，她就在運動場上把腦袋跌了一個大洞，在醫院裏住了很久才治好。唸了兩年書，父親即不幸逝世，那時候家庭已顯有中衰之勢，經濟漸漸的感到困難了。她不得不縮短前程，未在初中畢業，就跳進省立女師。但只唸完一學期，七七事變的砲聲響了。戰爭與轟炸帶來無數的苦難，她眼看著多少人民，被敵機炸死，多少傷兵從前線下來，她全身的血液為抗戰的怒潮而沸騰。她毅然丟了書本去受看護訓練。

戰事越來越不利，家裏的弟兄們都紛紛參加了各種抗戰的工作。她雖然也在做醫院救護工作，却並不感到滿足。二十七年年底，正下着大雪的時候，她離開醫院參加了十一集團軍的學生軍，開往津浦南段的前線工作，第二年春天，這支學生軍由安徽開至河南潢川，編入有名的青年軍團。

受訓期間，由於她對人真誠，處事冷靜，工作的熱情很高，做了區隊長，受到全隊同志的愛戴。畢業後，她和另外九個同志分發到家鄉工作，一到家鄉，徐州就被敵人包圍。她們隨着軍隊突圍，有半數同志被敵人俘去，因此更加深了她對敵人的仇恨，對工作的熱情。

從徐州突圍到潢川歸隊，途中整整有三日三夜，沒吃一點東西，而且必須拚命的跑和拚命的戰鬥。這年冬初，她又隨隊伍退到武漢，趕到漢口那天，正是漢口大撤退的最後一天，下午五點抵漢口，十二點便聽到敵人的砲聲。她們一隊人費盡力氣才找到一條木筏渡過漢水，向宜昌轉進。途中走了一個禮拜只有一段很短的路程坐船，餘外都是步行。這時領不到給養，身上的錢用完，還賣掉衣服熟單，仍然餓了三

天才到宜昌。那天，她身上僅剩下一件單衣，這時已經飄着雪花，寒風怒號，雨雪交作，但她們依然挨着餓到街頭去宣傳，後來在宜昌工作得太緊張了，她們的隊伍不久就接到解散命令，她們被迫放下了工作。

沒有工作也就無法生活，她在宜昌的失望徬徨，幾乎到了絕頂。恰巧恩施女師招生，學膳諸費都是公家供給，不得已她只好去投考。到了恩施她穿的仍是軍衣，那些穿旗袍的小姐都笑她，歧視她，但她不管周圍的環境怎樣惡劣，還是一面讀書，一面和幾個要好的朋友們到鄉下去接近民衆，做她認為應做的工作。那時候的湖北正是厲行捕殺青年的大恐怖時期，只稍稍爲活躍一點的青年都被認爲「異黨」份子，因處在黨棍們的注意下，她成了一個顯著的目標。她被列進了黑名单的前十名，同時，在幾十里的長途跋涉轉徙流亡之後，飽經風霜雨露，她的身體已經漸漸的不行，加上公費的微薄與學校當局的貪污，她的生活過得極苦，根本談不到營養。恩施又是一個多山多霧的地方瘧疾特別流行，因此她是足害了一年的寒熱病。她得不到家裏半文接濟，全靠朋友們的幫助，因此她幾乎病死，她當病重的時候，同學們都外出，她獨自躺在牀上，用三四床棉被壓着，冷過之後，又是高熱，冷熱都沒有人理會。後來，她回憶起當時的情形說：「那時候我的心是清楚的，我的呼吸太迫促，自覺我的生命只有一線微弱的生機，當我感到似乎已經吐出最後一口氣時，我立刻覺得生命的可貴，想到我這年青，活得不够，在這時候，我用勁一翻，拚命掙扎起來坐着，我用力吸上了第二口氣，才又活下來」。

病好後，逮捕之風仍盛，環境逼着她不能再留住恩施。一九四〇年的冬天，她跑到重慶進了花紗布管制局手工紡織人員訓練班，改名「潘虹」，受訓一個月分發到川北樂志高寺鄉工作，教老百姓用棉花紡線。她和一羣窮苦的人民生活在一塊親眼看到多少人民沒有衣穿，多少人家只有一條褲子，多少孩子們經常光着屁股受凍；天天吃樹葉樹根。工作了一年，除了她本份工作以外，她還教過一批窮孩子唸書唱歌，並加緊自修功課準備升學。

她常常聽說「聯大是民主的堡壘」，可以自由學習。她渴望着來昆明讀書。前年的十二月三十日她終於乘機飛到了昆明，投入了「民主堡壘」的懷抱。她體格高大壯健，圓潤的臉，滿面的笑容，給人以深刻的印象，更由於她名字與「胖圓」相近，同學們便給了她一個「大皮球」的綽號。

日本投降之際，她興奮得發狂。她的老母曾經來信說：「八年了，八年也望風頭了，是你回家的時分了……。」當時她默然無言，死命地咬着口唇，但是誰又想到。只能用自己的骨灰呈獻給折磨了一生的母親呢？

李魯連傳

李魯連，在十二月一日第一個死於特務和軍隊的手榴彈之下的，還只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

原籍是浙江嵊縣，却從來沒回過故鄉。民國十六年生在青島，廿二年，六歲，進小學；七歲回到浙江金華，八歲到蕭山，九歲在蕭山初小畢業。

魯連的父親服務於交通界，服務地點時常有調動，魯連也一直跟着他父親走，在抗戰後就跑了好些地方。二十六年到湖南讀陵讀高小，讀了一年半，爲了祖母的死，和父親的病，輟學回到衡陽。二十八年，十二歲，由衡陽經桂林到雲南，考進南菁中學；半年後，隨着父親到祿豐，讀祿豐縣中；十三歲到鎮南，讀鎮南縣中；半年，他父親由滇緬路人事科科



四年，十八歲，高中畢業；考西南聯大本科，未取，進師範學院師範專修科。

抗戰以後，魯連簡直跑遍了大後方所有的省分，前後讀了七個中學，却沒有就擱一年學齡，這似乎是一件不可信的事。他原有過人的聰明，讀書時成績很好，在小學從沒有下於第三名，年年得到品學兼優的獎狀；在西昌五四青年節的演講比賽裏，還奪得全西康第一名的榮譽。加之，他父親對他的督促是很嚴的——真可在生活上節衣縮食，對子女的教育費用却絕不吝嗇。魯連沒有考取聯大本科，進了師範專修科，他父親還要他請先生補習國文英文。

長調西康，他以同等學力考取西康省立西昌高中，讀了三學期，又經重慶去衡陽，在冷水灘讀高二，這是民國三十一年，魯連十五歲。

三十三年，湖北會戰，他經廣西到貴州獨山扶輪中學；日寇侵入貴州，他又退到貴陽，轉安順讀黔江中學。三十

魯連還有一個妹妹，兩個弟弟，但他父親無疑最愛他，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他身上。魯連在昆不過兩個月，他父親到昆明時總到校裏來看他，帶衣服和錢給他。他死了，他父親在一張白紙上寫道：「連兒，你等着我，我跟着你來了。」這一行沈痛的字至今還貼在靈堂的柱子上，伴着他兒子的棺材。

魯連真還是個孩子，一個天真無邪的孩子。面頰豐滿，眉毛粗，眼睛圓，轉動起來，彷彿會說話似的。他的手腳嘴也從沒有一刻安靜。他好動，健談，愛笑，笑起來聲音一串兒，老遠都聽得見；有時候還會來一點惡作劇。來聯大後他按日寫日記，日記裏也充滿了孩子氣的話。有一天他寫道：「聞妹妹來了一封快信，不知裏面寫些什麼，據我推測，恐怕裏面有 Dollar。」他愛下象棋，一晚上可以和同學下上十盤；他自己說：「象棋對於我，真可說是三生有緣也。」他也愛拍兵乓球，在聯大玩起兵乓來，居然回到「六年前進小學」時候的愉快。然而，他更用功。為開學後遲到四星期，他一直忙於補功課，甚至禮拜天和校慶等放假的日子他都不願出去玩，留在學校裏念書。他說：「中國人的事只知道花樣多，出風頭，而功課却是一塌糊塗。國家如何會進步？」

他對於政治，分明是不大關心而且很少認識的。他對時事的看法也正是一般無黨無派的青年的天真地看法。他說：「國民黨雖然有很大的缺點在政治上，軍事上，外交上，可是並不是沒有好的地方。老實說：領導全國人民抗戰八年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在廿五日時事晚會受到野蠻的槍擊後，他毫不遲疑的說：「國民黨如此手段，可謂到了末路矣！」到三十日特務搗毀各處學校，他又說：「國民黨至此可謂完矣！」

在他被擊的前兩個鐘頭，他還寫道：

「幾天的罷課所得到的代價是『血』和『汗』，我希望昆明的民衆應該覺醒了，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官吏是僕人，別讓僕人來操縱，來打架，主人應當作主了！」

張華昌事略

他今年才十七歲，是昆華工校的學生，他是體格健康，好運動，又愛好寫作的孩子。在工校先生都誇獎他好，在運動場上你可以常見他運動，他對各種球戲均是個好手。在早晨你也可以常看到他洗冷水澡。一般說來，在中學裏喜歡玩球的孩子功課往往就差；但是他却不然文章寫得好，書法也很好功課也不差。再加上他的熱情及見義勇為的個性和他平常和氣待人的態度，他在同學之間是很處得好，很受人器重的。

他的父母對於他的死，自然感到

般特稀棍了拚命。

莫大的悲傷；但他們對他的死是有很清楚的認識的。他的哥哥現在肄業於長城中學；當他正在街上宣傳時就聽到弟弟不幸的消息，他趕到弟弟的屍

旁時，他發誓要為弟弟復仇，要同那



家裏除了父母，哥姪外，還有一個小弟弟。家道小康，原是曲靖人，現在住昆明木行街。

當聯大師範學院被特務攻擊時，因師院同學人少，抵擋不住，乃退到昆華工校求援。張華昌彈號召數十位同學趕至師院，他在最前面領導，手中舞着一根大木棍，同那些特務拚鬥。他的勇敢和見義勇為的精神，使他在這反內戰，爭民主的運動中忠勇的倒下了。

他被手榴彈炸中了頭部，未過四小時就死在甘美醫院。

子再烈士傳

張人鶴

能够結識這樣善良，豪俠，狂熱的青年，在我一生可算是最慶幸的事。

三個月前，正是荷花盛開的季節，在南菁中學我第一次遇見了他：小個子，但是很結實，儀容莊嚴却很和善，不大喜歡說話，但說起來是很扼要，有力。

後來，我們常常在一起談笑，看書，玩紙牌，看星星，就這樣，我結識了這位純真，蘊藏着無限博愛人羣，在他剛斷了氣之後，他的四姑丈

底溫情的友人。

會把下面的故事告訴我：

他常常哭，但是都爲了朋友，從來不會爲自己哭過一次。有一天晚上，他在一家煙館裏找到他的一位將要墮落下去的朋友，回來後曾哭了一整夜。

但是他並不是懦弱，而是熱愛着



他的家是在上海，是一個很富有的家庭。但是他父親却是一個放蕩無度的紳士。同時，整個家庭都呈着暮氣沉沉的樣子。七七事變後他逃出了家庭的鎖鍊，靠着變賣他唯一的財產——一輛單

車所得的錢，他一直從上海到重慶來。在途中，他做了許多抗戰工作，援救了無數孤弱的難童。到重慶後，他從過軍，做過渡江輪船的賣票員。他從來不願意再從家裏收到一文錢。不但如此，他還帶常將自己的衣服變賣做朋友們遠行的川資。

半年前，他從印度隨軍回來，他爸爸曾經來信催這位唯一的兒子回去料理產業；但是他拒絕了，他還勸他爸爸不要在產業上斤斤計量。

他是浙江杭縣人，現年二十四歲。曾在重慶鄉村建設育才學院教育專修科畢業。他是個國民黨黨員。